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帝
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
攻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于
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五代史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於太原
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爲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坊州刺史其妻卽高祖妹也累封

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
二年張從賓構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
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於鄴城
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
平章事未幾移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
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
偏將王重允五代史王重襄陳州宛邱人父達歷安均
洛三州刺史因家於洛重襄幼沈厚有勇
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廳直管契丹直從征汴洛
累爲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
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軍進擊
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襄曰兵家忌退但
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襄爲公陷陣當共中軍彼
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卽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
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
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襄爲
亳州防禦使又令於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
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

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

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

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

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

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

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

五代史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敗重

榮於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於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悉歸於已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復重歛於民稅外加賦境內苦之

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

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

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
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
至陽城爲虜所困賴苻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
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
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歛其民戶口彫弊又
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
止卽拜重威爲鄴都畱守而鎮州所畱私粟十餘萬斛
殿中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
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耶五代史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
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

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
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而
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契丹自
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契
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
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
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於州內括借錢帛吏民
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威以境內彫敝十室九空重威遂
無畱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卽時上路朝廷以邊上
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卽
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畱守會鎮州軍食不繼
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
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疋償其粟
直重威大怒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

三年秋契丹

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
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
供爨剝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濘中調發供饋遠

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腳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於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

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

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五代史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

師經畧瀛鄭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進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卽時命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

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漳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漳施陣於北岸爲敵

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樂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

重威庸暗深以爲信一日伏甲於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然以上將旣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

表令中門使高勲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於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

軍尋僞加守太傅鄴都留守如故通鑑注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籍將士之力擊退契

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

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契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契

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五代史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爲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於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

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

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

餘日初契丹畱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

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于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

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

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

誅燕兵何罪旣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

民多踰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

五代史王敏字

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於鄴時敏爲畱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

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婿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爲記室。其後繼勳債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神贊無狀。乃黜之。敏絲是連坐。遂貶其官。及其妻子相次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

五代史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宏璉等告急於鎮州。滿達勒乞師救援。且以宏璉爲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袁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滿達勒。楊袁至洺州而過。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

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卽遣其子宏璉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卽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殮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謀亂盡誅於繁臺之下咸稱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於繁臺之下咸稱其寬有逃奔於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畧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於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旣無生理以死爲期璉一軍在園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畧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

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

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宏璋宏

璨宏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

須而盡

五代史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宏璋

宏璉宏璉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音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

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欺既負深恩須寘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

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尸於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

狼籍斯須而盡宏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常從

高祖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于安

州以功拜宣徽使

五代史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郡爲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

爲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卽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全節討之

守貞監護其軍賊平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

以守貞爲宣徽使

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
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
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
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
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
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
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
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
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醵茶染木給之

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五代史少帝卽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遣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於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爲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五月以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爲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勲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姪善馬告於守貞得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駝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

中大怒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頭懸於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契丹入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

冠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黎園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泰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

五代史開運二年春契丹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

帝再幸澶州守貞爲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

貞爲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
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
無何代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
缺望會宰臣李崧加侍中守貞爲樞密使直學士殷鵬
曰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爲樞
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
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密務李崧事分疎遠守貞得以凌蔑
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
曲宴於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
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旣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
誇詫於外旣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其將
嘉哩而還九月加兼侍中冊府元龜晉少帝開運三
年詔宋州節度使李守貞近以援送軍儲殺戮蕃賊繼
聞克捷宜示頒宣護聖奉國興順宗順興國諸軍都指
揮使各絹十疋餘自都虞候至散卒七疋至十疋其隨
行人員與諸州本城將士亦有等第賜資史官曰昔衛
青霍去病深入虜磧以斬首加級用爲定規故謂首級
此其義也守貞前引大軍往取瀛州境獲一刺史以退
此時言攻幽薊賴張彥澤剿蕃較而回徵師五萬運糧
千里行扈所過卷園一空將吏醉飽百艸皆除遂使河

北生民無措足之所而又軍去所賜謂之挂甲錢來則
資之謂之卸甲錢或微有功名目皆次第優給緡帛動
計三十萬數田力其何以
濟良可痛矣良可駭矣

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
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
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
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
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
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常謂守貞曰卿常以家
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
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
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

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

平軍節度使五代史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僞降於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

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

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

迎守貞悅之每於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

重威等會兵於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

漢璋爲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

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滹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

營於滹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樂城斷我糧路尋則

王清戰死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

前鄴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

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畧無慙色

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爲羣賊所斷漢

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汝陽

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

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

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

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綰
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
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
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輒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
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
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
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
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
三四如此逾年

畫漫錄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失

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

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

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

盛事美談太祖御事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

進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耶城下有三天子氣裴餘城陷而周祖踐阼未知三天子之說乃太祖太宗而從

也行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

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

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

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

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

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五代史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

祖晏駕杜重威破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蓄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於權臣希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于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未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於已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據潼關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貞以諸軍多會隸於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叩城迎已及軍士詭譟大失所望俄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自號秦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於吳蜀契丹以求應援旣而城中糧盡殺人爲食召總倫詰其休咎總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畱一人一騎卽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爲信洎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爲礮竿守貞以爲神助又嘗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及周光遜以西砦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守貞乃潛於衙署多積薪芻爲自焚之計二年

七月城陷舉家陷火而死王師入城於煙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於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徇於都城守貞首級梟於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總倫靖琮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於西市餘皆斬之五代會要漢乾祐二年七月西面行營都部署露布獻河中所獲逆賊李守貞首級并俘馘等上御明德門樓受俘羣臣稱賀侯鯖錄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苑今用其法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五代史張彥澤其先出於突厥後爲太原人也祖父世爲

陰山府禪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鵞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卽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於鄆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譏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畱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

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五代史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幹幹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厯臺閣自尙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爲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許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相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班舊寮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旣經廢棄薄於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爲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轢同幕內

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賊汚事發騰於衆口瑩不得
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於家受益數世公臺
一朝自棄士曹國珍五代史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
君子皆惜之國珍人也曾祖諱祖蟾父絢代襲儒素
國珍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於河西延州高萬
興兄弟皆好文辭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禮
聞且掌書奏期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尙書郎每與人
交傾財無恤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炫
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有之爲搢紳所誚高祖在藩
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卽位國珍自比於嚴陵上表
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又求爲
御史中丞時宰怒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
諸弟護喪歸葬深州崧旣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
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諫直高
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輜旣發國珍
上疏言馮道旣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
桑維翰入輔崧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尙
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悒快遘疾而卒尙

書刑部郎中本

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

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

冊府元龜鄭受益為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涇原張彥澤

殺害書記張式恣為不道受益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上疏曰臣自貢封事已及九日未聞施行實深激憤且臣家在晉昌備知蹤迹彥澤在涇州殺式之後至故雍復害軍將楊洪一如式之屠割此乃陛下去歲送張式令彥澤屠戮致今春楊洪又遭此苦中外觀者痛入骨髓陛下聞之無怒傷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萬方咸歌仁聖一何乖爽大點皇猷又彥澤在涇州日擅將甲兵討伐蕃部等皆陷歿靡有子遺乃行酷虐之令括為充墳舊數奪取婦女率掠金帛從順者包羞免禍違阻者飲恨被誅近遠聞王周交代條件上聞凡有濫訛應在其內今陛下畧無所問臣實不平沮王周守法奉公黨彥澤殺人害物臣竊慮此後諸侯効作好事者少繼為惡事者多蓋陛下喜怒不分賞罰有濫既無黜陟之法是退賢良之心今外議沸騰皆言陛下廣受彥澤進獻許行非法之事況在郡括馬將及萬蹄到關獻誠止滿百匹臣痛恨此賊者致陛下招此惡名故也是敢繼犯宸嚴再具論列必乞速行法令免致天下咨嗟臣又觀陛下前月十八日特降勅命過五日一度內殿起

居許臣僚具所見事實封奏其間勅語曰恐一物失所以百姓爲心可謂憂民疾痛者矣今臣所論奏彥澤益爲涇州一方陛下詔墨未乾自違其旨如水投石不動聖人臣竊慮姦邪潛謀罔惑致其明聖有此二三奈何陛下不與執政之臣商量而聽庸愚之輩掩蔽伏以宰臣馮道以下皆忠貞直性輔弼當仁久居調鼎之權上贊垂裳之理而況晨趨玉陛日面龍顏每於造膝之時必竭沃心之奏伏乞宣示前後所貢二狀令對御座仔細詳讀若臣所論彥澤奸事謬妄不愜聖旨卽乞便降朝典令天下知彥澤無罪諫臣妄有陳論兼明陛下無朝令夕改之謗臣職忝諫諍理
彥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合抗論不避嚴誅希迴英斷

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彥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彥隨之諫不已
五代史補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爲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彥世宗常薄彥之爲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彥本非重厚朕以爲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問止名行會不聞才畧

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會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爲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爲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於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爲人不拘禮法與弟幹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幹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幹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幹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喏喏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濤於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爲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吟牕雜錄李濤諫晉主不從有句云一言寤主寧復聽三諫不從歸去來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

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

疏論之不報

五代史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

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勅旨釋罪

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

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

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

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

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

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

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

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

鄭元昭詣闕論請而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

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旣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式

父鐸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彥澤在郡

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旣赴闕刑法官李

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奪一階一爵而

已時以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

爲失刑

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畱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

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
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
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
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
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五代史少帝卽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
安陽旣至折節於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恒
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
百姓荷擔纍纍於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
部衆代而助之泊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卽遣騎士以
馬負糧而去往來旣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
之戰彥澤之功出於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
於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
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
十二年丙寅重威守貞叛降
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

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
五鼓自封止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
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
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
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
兵明德樓前遣傳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
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
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于開封府

五代史孟承誨大名

人也始爲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客將後奏爲
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於常山棗城令皆有善政高
祖有天下擢爲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
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

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爲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累積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旣出宮寓於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竝配部族漢高祖卽位詔贈太保

帝與太后皇后肩

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

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實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

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

五代史補李濤常念張彥澤殺邠州

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
士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
彥澤首降戎王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
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
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
所爲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
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
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
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
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
其必免又戲爲伶人詞曰太尉旣相恕彥澤自以有功
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

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要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卽劫取之五代史開運三年冬契丹旣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爲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於戎王請爲前導因促騎說重威引軍松濤沱西援常山旣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於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於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時桑維翰爲開封府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旂幟之上

題曰赤心爲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卽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彦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彦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卽出外斷其要領焉彦澤與

閣門使高勲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彦澤劫掠怒鎖之高勲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彦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勲監殺之彦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綴經杖哭隨而詬罵以杖扑之彦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勲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

五代史彦澤與僞閣

門使高勲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屍於門外及契丹帳泊於北郊勲訴冤於戎王時戎王已怒彦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彦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彦澤之罪合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彦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勲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勲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彦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齕其肉剔其髓而食之瘡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

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
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
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與
統類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
太平治跡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

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畱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畱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

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宏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

崇邠州畱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

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卽以趙暉

討之五代史趙暉字重光澶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

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蠻陬

明宗卽位徵還授禁軍指揮使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

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

使開運末以部兵屯於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

意及聞漢祖建義於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

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卽時馳騎聞於漢祖漢

祖乃命暉爲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漢

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

於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焉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

鎮鳳翔卽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

守貞叛于蒲趙思綰據於雍與景崇皆遞相爲援又引

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

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

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爲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殲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觀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景崇西招蜀人等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尚書令。

景崇西招蜀人

爲助蜀兵至寶鷄，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

五代史李彥從

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高祖、宣宗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爲親信。國初，用爲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將。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於岐下。彥從爲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賊平，授濮州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悅之。乾祐三年冬，卒于郡。

暉攻

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

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五代會要乾祐三年正月風翔節度使趙暉奏請供奉官張銖押逆

賊王景崇首級并同惡周璨至闕下獻俘命徇于六街磔于西市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卽

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畱思綰兵數百人于永興

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

五代史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

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何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卽位自疏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旣破紫金山砦追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於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鱠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鵲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問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

梁未下卽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
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泊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
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
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以兵

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
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
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
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

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

五代史趙

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隸
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於其長
子贊思綰卽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趙贊自河中移京
兆尹趙贊以人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
侯益謀引蜀兵爲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趙贊不
待報赴闕而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

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
此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旣至京兆欲
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刺
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麤暴難制不如
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

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
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
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
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於郊亭思
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
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
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
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

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

綰爲晉昌軍節度使

五代史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

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入佗手吾輩至則併

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

既行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

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

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

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

奪其佩劍卽斬之其衆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

衆守捉諸門思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

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濬

池隍修樓櫓旬浹之間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款于河中

李守貞遣使齎僞詔授思綰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

先圍守貞于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

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

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

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五代史朝廷聞之命郭從義王峻帥師代

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長壘圍之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膏對衆取人膽以酒吞之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卽膽氣無敵矣王堂閒話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非面割而膾之至食欲盡猶宛轉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萬嗟乎儻非思綰計名將仗皇威而勦之則孰能翦滅黔黎之猘偷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畱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畱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

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五代史三年夏食旣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爲急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弊則何貴於智也思綰然之卽令讓能爲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畱後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爲虢州刺史遣內臣齋官告國信賜之旣受命遲畱未發郭從義王峻等籌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畱之必貽後悔耳旣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引一杯便申此別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并族其家思綰臨刑市人

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
虢州刺史常彥卿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
十餘萬貫入于官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萬餘
及開城惟萬餘人而已其餓斃之數可知矣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昌姓閭氏

彥超黑色胡髯號閭崑崙

五代史慕容彥超爲交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

弟也嘗昌姓閭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閭崑崙

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

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

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

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

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

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

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

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
隱帝已殺史宏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
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究彥超方食釋匕
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
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
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
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
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
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

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弑于北郊

五代史彥超鎮兗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

釋七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

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為當于陣上喝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遇弑周太祖入立彥超

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

彥超為弟而不名通鑑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

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注漢祖慕容又遣翰林學

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令兄當從之

士魚崇諒往慰諭之通鑑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

州諭旨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

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

即馳奔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

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

即便回馬首徑反龜陰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

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

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
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
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于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
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
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
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于此
彦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
兵西方彦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
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彦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
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反者
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五代史周太祖時彦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
周來書其書意卽行周毀謗太祖結連彦超之意帝覽
之笑曰此必是彦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
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僞印卽無闕處帝
尋令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
彦超又遣人南

結李昇昇出兵攻沭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宏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宏魯家周度謂宏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

少願無隱也宏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搜索無所得彦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宏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彦超彦超不信下宏魯及周度於獄宏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彦超欲贖出宏魯彦超大怒遣軍校笞宏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於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兖州當焉彦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祀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五代史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兖州屬焉彦超卽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幡以禳之及城陷彦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彦超爲人多智

詐五代史補慕容彦超素有鉤距充州有盜者詐爲大
官從人跨驢於衢中而羅十餘正價值既定引物主
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上
白于王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
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
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爲汝擒此賊乃
畱物主府中復戒廢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
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
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蹢
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
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於門側視其驢連而好聚歛
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
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
盜告彥超卽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
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

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五代史補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爲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彥超嘗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於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割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散其餘以爲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割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於是投狀相繼翼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

是也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

繼勲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

詔贈閻宏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五代史閻宏魯者後

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宏魯事唐明宗

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彥超初

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宏魯子希俊為鎮寧軍節度

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即責宏魯

曰爾教兒捍我於朝將覆吾族矣故羅其禍崔周度者

父光表舉進士甲科盧質節制橫海辟為支使周度有

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古補闕以家在齊

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

又以嘗為諫官親因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

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閻宏魯崔周度

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參漏澤而責黃泉也爾等貞

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為己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

禍機併罹冤橫宜仲贈典以慰貞魂宏魯

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